四庫全書

史部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卷五　　宋杜大珪編

富鄭公弼顯忠尚德之碑　　蘇軾

宋興百三十年四方無虞人物歳滋盖自秦漢以來未有若此之盛者雖所以致之非一道而其要在於兵不用用不乆常使智者謀之而仁者守之雖至於無窮可也契丹自晉天福以來踐有幽薊北鄙之警畧無寧歳凡六十有九年至景德元年舉國來寇攻定武圍高陽

不克遂陷德清以犯天雄真宗皇帝用宰相寇準計決策親征既次澶淵諸道兵大會行在敵既震動兵始接射殺其驍將順國王達蘭敵懼遂請和時諸將皆請以兵會界河上邀其歸徐以精甲躡其後殲之敵懼求哀於上上曰契丹幽薊皆吾民也何多以殺為遂詔諸將按兵勿伐縱契丹歸國敵自是通好守約不復盜邊者三十有九年及趙元昊叛西方轉戰連年兵久不決契丹之臣有貪而喜功者以我為怯且厭兵遂教其主設

詞以動我欲得晉高祖所與關南十縣慶歷二年聚重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聘兵既壓境而使來非時中外忩之仁宗皇帝曰契丹吾兄弟之國未可棄也其有以大鎮撫之命宰相擇報聘者時敵情不可測羣臣皆莫敢行宰相舉右正言知制誥富公公即入對便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上為動色乃以公為接伴英等入境上遣中使勞之英託足疾不拜公曰吾嘗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輙起拜今中使至而公不起

此何禮也英矍然起拜公開懷與語不以疎遠待之英等見公傾蓋亦不復隱其情遂去左右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公且曰可從從之不可從更以一事塞之公具以聞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不許割地而許增歲幣且命公報聘既至六符館之往反十數皆論割地必不可狀及見遼主問故遼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羣臣請舉兵而南寡人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也公曰北朝忘

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遼主驚曰何謂也公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於北末帝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掠獲金幣充歸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大半此誰任其禍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脩明上

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公曰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耳羣臣何利焉遼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公又曰塞鴈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脩舊民兵亦舊籍特補其缺耳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欲求異代

故地豈北朝之利也哉本朝皇帝之命使臣則有詞矣曰朕爲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賦耳朕不欲以地故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賦入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詞耳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朕天地鬼神豈可欺也哉遼大感悟遂欲求婚公曰婚姻易以生隙人命脩短不可知不若歲幣之堅久也本朝長公主出降賫送不過十

萬婚豈若歲幣無窮之獲哉遼主曰卿且歸矣再來當擇一授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公歸復命再聘受書及口傳之詞於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其副曰吾為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詞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乃馳還都以晡入見宿學士院一夕易書而行既至遼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朝遺我書當曰獻否則曰納公爭不可遼主曰南朝既懼我矣何惜此二字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公曰本朝皇帝兼愛南北之

民不忍使蹈鋒鏑故屈己增幣何名爲懼哉若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南北敵國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憂也遼主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公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遺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公聲色俱厲敵知不可奪曰吾當自遣人議之於是留所許增幣誓書復使耶律仁先及六符以其國誓書來且求為獻納公奏曰臣既以死拒之敵氣折矣可勿復許敵無能為

也上從之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北方無事葢又四十八年矣契丹君臣至今誦其語守其約不忍敗者以其心曉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故臣嘗竊論之百餘年間兵不大用者真宗仁宗之德而寇準與公之功也公諱弼字彦國河南人曾大父内黄令諱處謙大父商州馬步使諱令荀考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言皆以公貴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封鄧韓秦三國公曾祖母劉氏祖母趙氏母韓氏封魯韓秦三國太夫人公幼篤學

有大度范仲淹見而識之曰此王佐才也懐其文以示王曾晏殊殊即以女妻之仁宗復制科仲淹謂公曰子當以是進天聖八年公以茂材異等中第授將作監丞知河南府長水縣用李迪辟簽書河陽節度判官事丁秦國公憂服除會郭后廢范仲淹爭之貶知睦州公上言朝廷一舉而獲二過縱不能復后即還仲淹以來忠言通判絳州景祐四年召試館職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從王曾辟通判鄆州寶元初趙元昊反公上疏陳八

事且言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幣使者部從儀物如契丹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謀臣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斬之都市又言夏守贇庸人也平時猶不當用而况艱難之際可為樞密乎議者以為有宰相器召還為開封府推官擢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公言請罷燕徹樂雖北使在館亦宜就賜飲食而已執政以為不可公曰萬一北朝行之為朝廷羞後使北還者云敵中罷燕如公言仁宗深悔之初宰相惡聞忠言下令禁越職

言事公因論日食以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
元昊冦鄜延殺二萬人破金明擒李士斌延帥范雍鈐
轄盧守懃閉門不救中貴人黄德和引兵先走劉平石
元孫戰死而雍守懃歸罪於通判計用章都監李康伯
皆竄嶺南德和誣奏平降賊詔以兵圍守其家公言平
自環慶引兵來援以姦臣不救故敗竟罵賊不食而死
宜卹其家守懃德和皆中官怙勢誣人兾以自免宜竟
其獄樞密院奏方用兵獄不可遂公言大臣附下罔上

獄不可不竟時守懃男昭序為御藥公奏乞罷之德和竟坐腰斬延州民二十人詣闕告急上召問具得諸將敗亡狀執政惡之命邊郡禁民擅赴闕者公言此非陛下意宰相惡上知四方有敗耳民有急不得訴之朝則西走元昊北走契丹矣夏守贇爲陝西都總管又以入内都知王守忠爲都鈐轄公言用守贇既爲天下笑而守忠鈐轄乃與唐中官監軍無異將吏必怨懼盧守懃黃德和覆車之轍可復蹈乎詔罷守忠時又用觀察使

魏昭昞爲同州鄭守忠為殿前都指揮使高化爲步軍
都指揮使公言昭昞乳臭兒必敗事守忠與化故親事
官皆奴才小人不可用詔遣侍御史陳洎往陜西督脩
城且城潼關公言天子守在四夷今城潼關自關以西
爲棄之耶語皆侵執政自用兵以來吏民上書者甚衆
初不省用公言知制誥本中書屬官可選二人置局中
書考其所言可用用之宰相以付學士公言以宰相偷
安欲以天下是非盡付他人乞與廷辨又言邊事係國

安危不當專委樞密院周宰相魏仁浦兼樞密使國初范質王溥亦以宰相叅知樞密院事今兵興宜使宰相以故事兼領仁宗曰軍國之務當盡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內降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且書其檢宰相以內降納上前曰恐樞密院謂臣奪權公曰此宰相避事耳非畏奪權也時西夏首領吹丹且實吹丹且相來各稱偽將相來降補借奉職羈置荆湖公言二人之降其家已族矣當厚賞以勸來者上命以所言送中書

公見宰相論之宰相初不知也公嘆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耶更極論之上從公言以宰相兼樞密使除鹽鐵判官遷太常丞史館修撰奉使契丹二年改右正言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時有用偽牒爲僧者事覺乃堂吏爲之開封按餘人而不及吏公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執政指其坐曰公即居此無爲近名公正色不受其言曰必得吏乃止執政滋不悅故薦公使契丹欲因事罪之歐陽脩上書引顔真卿使希烈事留公不報使還除

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懇辭不受始聞命聞一女卒再受命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尋遷翰林學士公見上力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敵角故不敢以死爭其敢受賞乎慶歷三年三月遂命公為樞密副使辭之愈力改授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七月復除樞密副使公言敵既通好議者便謂無事邊備漸弛敵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非獨臣不敢受亦願陛下思契丹

輕侮中原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因以告納上前而罷逾月復除前命時元昊使辭羣臣班紫宸殿門上俟公綴樞密院班乃坐且使宰相章德象諭公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北故也公不得已乃受時晏殊為相范仲淹爲叅知政事杜衍爲樞密使韓琦與公副之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為諫官皆天下之望魯人石介作慶歷聖德詩歷頌羣臣皆得其實曰維仲淹弼一夔一契天下不以為過公既以社稷自任而仁宗責成於公與仲

淹望太平於期月之間數以手詔督公等條具其事又開天章閣召公等坐且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爲者遣中使二人更往督之且命仲淹主西事公主北事公遂與仲淹各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又自上河北安邊十三策大畧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爲本欲漸易諸路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而不臣公言契丹臣元昊而我不臣則契丹為無敵於天下不可許乃却其使卒臣之四

年七月契丹來告舉兵討元昊十二月詔冊元昊爲夏國主使將行而止之以俟遼使公曰若遼使未至而行則事自我出旣至則恩歸契丹矣從之是歲契丹受禮雲中且發兵會元昊伐呆兒族於河東為近上問公曰遼得無與元昊襲我乎公曰遼自得幽薊不復由河東入寇者以河北平易富饒而河東嶮瘠且虞我出鎮定擣幽薊之虛也今兵出無名契丹大國決不為此就使妄動當出我不意不應先言受禮雲中也元昊本與契

丹約相左右以困中國今契丹背約結好於我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遼築威塞州以備之呆兒屢殺威塞人虜疑元昊使之故為是役安能合而寇我哉或謂調發爲備公曰遼雖不來猶欲以虛聲困我若調發正墮其計臣請任之遼若入寇臣爲罔上且誤國上乃止遼卒不動公謂契丹異日作難必於河朔旣上十三策又請守一郡行其事小人怨公不已而大臣亦有以飛語讒公者上雖不信公懼因保州賊平求為河北宣撫使

以避之使將還除資政殿學士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饑者不已罷安撫使歲餘饑不驗加給事中移知青州兼京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公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山林河海之利有可取以爲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爲奏請使他日得以

次受賞於朝率五日輙遣人以酒肉糗飯勞之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流民死者爲大冢葬之謂之叢冢自爲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爲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遣使勞公即拜禮部侍郎公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饑民聚為疾疫及相蹈藉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為救之而實殺之自公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爲法至於今不知所活者

幾千萬人矣王則據貝州叛齊州禁兵馬達張青與姦民張握等得劒印於妖師欲以其衆叛將屠城以應則握之壻楊俊詣公告之齊非公所部恐事泄變生待中貴人張從訓銜命至青公度從訓可使即以事付從訓使馳至郡發吏卒取之無得脫者且自劾擅遣中使罪仁宗嘉之再除禮部侍郎公又懇辭不受遷資政殿大學士以明堂恩除禮部侍郎徙知鄭州又徙蔡州加觀文殿學士知河陽遷户部侍郎除宣徽南院使判并州

兼河東經略安撫使至和二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與文彦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仁宗密覘知之歐陽脩奏事殿上上具以語脩且曰古之求相者或得於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也哉脩頓首稱賀仁宗弗豫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恐文彦博與公等直入問疾内侍止之不可因以監視禳禱爲名乞留宿内殿事皆關白而後行禁中肅然嘉祐三年加禮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

史公之爲相守格法行故事而附以公議無心於其間故百官任職天下無事以所在民力困弊賦役不均遣使分道相視裁減謂之寛卹民力又弛茶禁以通商賈省刑罰天下便之六年丁秦國太夫人憂詔爲罷春燕故事執政遇喪皆起復公以謂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仁宗待公而爲政五遣使起之卒不從命天下稱焉英宗即位拜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戸部尚書逾年以足疾求解機務章二十上拜鎮海軍節度使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陽封祁國公公五上章辭使相且言真宗以前不輕以此授人仁宗即位之初執政欲自爲地故開此比終仁宗之世宰相樞密使罷者皆除使相至不稱職有罪者亦然天下非之今陛下初即位願立法自臣始不從神宗即位改鎮武寧軍進封鄭國公公又乞罷使相乃以為尚書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召赴闕公以足疾固辭復判河陽熈寧元年移汝州且詔入覲以公足疾許肩輿至殿門上特為御

内東門小殿見之令男紹隆入扶且命無拜坐語從容至日昃賜紹隆五品服再對上欲留公爲集禧觀使力辭赴郡明年二月除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賜甲第一區皆辭不受復拜左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至未見有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公聞之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去亂亡無幾矣此必姦臣欲進邪說故先導上以無所畏使輔拂諫諍之臣無所復施其力此治

亂之機也吾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羣臣請上尊號及作樂上以久旱未許羣臣固請作樂公又言故事有災變皆徹樂恐上以同天節北使當上壽故未斷其請臣以為此盛德事正當以示遠人乞并罷上壽從之即日而雨公又上疏願益畏天戒遠姦佞近忠良上親書荅詔曰議忠言親理正文直苟非意在愛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

更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
公既上疏謝復申戒不已願陛下待羣臣不以同異爲
喜怒不以喜怒爲用舍公始見上上問邊事公曰陛下
即位之始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因以九事
爲戒八月以疾辭位拜武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判河南復以公請改亳州時方行青苗息錢法公
以謂法行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且富民不願請願請
者皆貧民後不可復得故持之不行而提舉常平倉趙

濟劾公以大臣格新法法行當自貴近者始若置而不問無以令天下乃除左僕射判汝州公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復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尋請老拜司空復武寧節及平章事進封韓國公致仕公雖居家而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交趾叛詔郭逵等討之公言海嶠險遠不可以責其必進願詔逵等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來爭河東地界上手詔問公公言熈河諸郡皆不足守而河東地界決不可許元豐三年官制行改授開府

儀同三司是歲故叅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同老上言至和三年仁宗弗豫其父堯臣嘗與文彦博劉沆及公同決大策乞立儲嗣仁宗許之會翊日有瘳故緩其事人無復知者以其父堯臣所撰詔草上之上以問彦博彦博言與同老合上嘉公等勲績如此而終不自言下詔以公為司徒且以其子紹宗爲閤門祗候六年閏六月丙申薨於洛陽私第之正寢享年八十手封遺表使其子上之世莫知其所言者上聞訃震悼爲輟視朝內出

祭文遣使致奠所以賻邮其家者甚厚贈太尉謚曰文忠十一月庚申葬于河南府河南縣金谷鄉南張里公之配曰周國夫人晏氏後公四年卒子男三人曰紹庭朝奉郎曰紹宗供備庫副使後公一月卒曰紹隆光禄寺丞早卒女四人長適保寧軍節度使北京留守馮京卒又以其次繼室封安化郡夫人次適承議郎范大琮次適宣德郎范大珪孫男三人定方承事郎直清承奉郎直亮假承務郎公性至孝恭儉好禮與人言雖幼賤

必盡敬氣色穆然終身不見喜慍然以單車入不測之虜廷詰其君臣折其口而服其心無一語少屈所謂大勇者乎其好善疾惡蓋出於天資常言君子小人如冰炭決不可以同器若兼收並用則小人必勝薰蕕雜處終必爲臭其爲宰相及判河陽最後請老家居凡三上章皆言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之職也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搆扇千岐萬轍必

勝而後已小人復勝必遂肆毒於善良無所不爲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其爲文章辯而不華質而不俚有文集八十卷天聖應詔集十一卷諫垣集三卷制草五卷奏議十三卷表章三十卷河北安邊策一卷奉使録四卷青州賑濟策三卷平生所薦甚衆尤知名者十餘人如王質與其弟素余靖張瓌石介孫復吳奎韓維陳襄王鼎張昷之杜杞陳希亮之流皆有聞於世世以爲知人元祐元年六月有詔以公配享神宗皇帝廟庭明年

以明堂恩加贈太師紹庭請於朝曰先臣墓碑未立願有以寵綏之上爲親篆其首曰顯忠尚德之碑且命臣軾撰次其事謹拜手稽首而獻言曰世未嘗無賢也自堯舜三代以至於今有是君則有是臣故仁宗英宗至於神考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則天畀以人光明偉傑有如公者觀公之行事而味其平生則三宗之盛德可不問而知也古之人臣功高則身危名重則謗生故命世之士罕能以功名始終者臣觀三宗所以待公全其功

名而保其終始盖可謂至矣方契丹求割地上命宰相歷問近臣孰能為朕使敵者皆以事辭免公獨慨然請行使事既畢上欲用公公逡巡退避不敢居而向之辭免者自恥其不行則惟公之怨比而讒公無所不至及石介爲慶歷聖德詩天下傳誦則大臣疾公如仇搆以飛語必欲致之死地仁宗徐而察之盡辨其誣卒以公爲相及英宗神宗之世公已老矣勲在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虛已聽公西戎北狄視公進退以爲中國輕重然

一趙濟敢搖之惟神宗日月之明知公愈深公雖請老
有大政事必手詔訪問又追論定策之勲以告天下寵
及其子孫然後小人不敢復議雍容進退卒為宗臣古
人有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豈不然哉公既配食清廟
宜有頌詩以昭示來世其詞曰

五代八姓　十有二君　四十四年　如絲之棼
以人爲嬉　以殺爲僇　兵交兩河　腥聞於天
上帝憎之　命我祖宗　畀爾鑪椎　往銷其鋒

孰謂民遠　我聞其呻　寧爾小忍　無殘我民
六聖受命　維一其心　敕其後人　帝命是承
勿剸刖人　矧敢好兵　百三十年　諱兵與刑
惟彼北戎　謂帝我驕　帝聞其言　折其萌芽
篤生萊公　尺箠笞之　既服既馴　則擾綏之
堂堂韓公　與萊相望　再聘于燕　北方以寧
景德元禩　始盟契丹　公生是歲　天命則然
公之在母　秦國寤驚　旌旗鶴鴈　降充其庭

云有天赦　已而生公　天欲赦民　公啓其衷
北至燕然　南至于河　億萬維生　公手撫摩
水潦荐饑　散流而東　五十萬人　仰哺于公
公之在内　自泉流瀕　其在四方　自葉流根
百官維人　百度惟正　相我三宗　重華協明
帝謂公來　隕星其堂　有墳其丘　公豈是藏
維嶽降神　今歸不留　臣軾作頌　以配崧高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卷六至八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錄監生臣胡宗高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卷六

宋杜大珪編

司馬文正公光忠清粹德之碑　蘇軾

上即位之三年朝廷清明百揆時叙民安其生風俗一變異時薄夫鄙人皆洗心易德務爲忠厚人人自重恥言人過中國無事四夷稽首請命惟西羌夏人叛服不常懐毒自疑數入爲寇上命諸將按兵不戰示以形勢不數月生致大首領果莊青伊結關下夏人十數萬寇

涇原至鎮戎城下五日無所得一夕遁去而西羌烏爾戬星䧏其族萬人來降黄河始決曹村既築靈平復決小吴横流五年朔方騷然而今歲之秋積雨彌月河不大溢及冬水入地益深有北流赴海復禹舊迹之勢凡上所欲不求而獲而其所惡不麾而去天下曉然知天意與上合庶幾復見至治之成家給人足刑措不用如咸平景德間也或以問臣軾上與太皇太后安所施設而及此臣軾對曰在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令二聖躬信順以先天下而用司馬公以致天下士應是三德矣且以臣觀之公仁人也天相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公以文章名於世而以忠義自結人主朝廷知之可也四方之人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農商走卒何自知之中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自知之方其退居於洛眇然如顏子之在陋巷纍然如屈原之在陂澤其與民相

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漢如家至而日見之聞其名者雖愚無知如婦人孺子勇悍難化如軍伍騎卒以至於姦邪小人雖惡其害已仇而嫉之者莫不斂袵變色咨嗟太息或至於流涕也元豐之末臣自登州入朝過八州以至京師民知其與公善也所在數千人聚而號呼於馬首曰寄謝司馬丞相慎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百姓如是者蓋千餘里不絶至京師聞士大夫言公初入朝民擁其馬至不得行衛士見公擎跽流

涕者不可勝數公懼而歸洛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敵中者敵必問公起居而遼人勅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其後公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粥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既還皆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然香於手頂以送公葬者凡百餘人而畫

像以祠公者天下皆是也此豈人力也哉天相之也匹夫而能動天亦必有道矣非至誠一德其孰能使之記曰惟天下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賛天地之化育矣書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或以千金予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人死之者誠與不誠故也稽天之潦不能終朝而一綫之溜可以達石者一與

不一故也誠而一古之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而況
公乎故臣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
敝之以一言曰誠曰一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内人晉
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陝
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曾祖諱政以五代衰亂不
仕贈太子太保祖諱炫舉進士試祕書省校書郎終於
耀州富平縣令贈太子太傅考諱池寶元慶歷間名臣
終於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贈太師溫國公曾祖妣薛

氏祖妣皇甫氏妣聶氏皆封温國太夫人公始以進士甲科事仁宗皇帝至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始發大議乞立宗子為後以安宗廟宰相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計事英宗皇帝為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論陜西刺義勇為民患及内侍任守忠姦蠹乞斬以謝天下守忠竟以譴死又論濮安懿王當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天下義之事神宗皇帝為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西戎部將威明山欲以横山之衆降公極論其不可納後必為

邊患已而果然勸帝不受尊號遂為萬世法及王安石爲相始行青苗助役農田水利謂之新法公首言其害以身爭之當時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便者皆倚公爲重帝以公爲樞密副使公以言不行不受命乃以為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遂以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退居于洛十有五年及上即位太皇太后攝政起公為門下侍郎遷正議大夫遂拜左僕射公首更詔書以開言路分别邪正進退其甚者十餘人旋罷保甲

保馬市易及諸道新行鹽鐵茶法最後遂罷助役青苗方議取士擇守令監司以養民期於富而教之凜凜嚮至治矣而公卧病以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于位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温國公襚以一品禮服謚曰文正官其親屬十人公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温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為祕書省校書郎孫二

人植相皆承奉郎以元祐二年正月辛酉葬于陜之𨻶
縣涑水南原之晁村上以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
之碑而其文以命臣軾臣蓋嘗為公行狀而端明殿學
士范鎮取以誌其墓矣故其詳不復再見而獨論其大
方議者徒見上與太皇太后進公之速用公之盡而不
知神宗皇帝知公之深也自士庶人至于卿大夫相與
爲賓師朋友道足以相信而權不足以相休戚然猶同
已則親之異已則疎之未有聞過而喜受誨而不怒者

也而況於君臣之間乎方熙寧中朝廷政事與公所言無一不相違者書數十上皆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所不能堪而先帝安受之非特不怒而已乃欲以爲左右輔弼之臣至爲叙其所著書讀之於邇英閣不深知公而能如是乎二聖之知公也知之於既同而先帝之知公也知之於方異故臣以先帝爲難昔齊神武皇帝寢疾告其子世宗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諸將皆莫能敵惟慕容紹宗可以制之我故不貴留以遺汝而唐

太宗亦謂高宗汝於李勣無恩我今責出之汝當授以僕射乃出勣爲疊州都督夫齊神武唐太宗雖未足以比隆先帝而紹宗與勣亦非公之流然古之人君所以爲其子孫長計遠慮者類皆如此寧其身不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專享得賢之利先帝知公如此而卒不盡用安知其意不出於此乎臣既書其事乃拜手稽首而作詩曰

於皇上帝　子惠我民　孰堪顧天　惟聖與仁

聖子受命　如堯之初　神母詔之　匪亟匪徐
聖神無心　孰左右之　民自擇相　我興授之
其相惟何　太師温公　公來自西　一馬二童
萬人環之　如渴赴泉　孰不見公　莫如我先
二聖忘己　惟公是式　公亦無我　惟民是度
民曰樂哉　既相司馬　爾賈于途　我耕于野
士曰時哉　既用君實　我後子先　時不可失
公如麟鳳　不鷙不搏　羽毛畢朝　雄狡率服

爲政一年　疾病半之　功則多矣　百年之思
知公于異　識公于微　匪公之思　神考是懐
天子萬年　四夷來同　薦于清廟　神考之功

賈文元公昌朝神道碑　王安石

公諱某字子明姓賈氏皇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太師中
書令尚書令晉國公諱某之子皇太子左賛善大夫贈
太師中書令尚書令齊國諱某之孫晉中書舍人史館
修撰皇贈太師中書令諱某之曽孫其先南皮中人徙

獲鹿令葬開封而為其縣人者自公皇考始公少則莊
重謹密治經章解句達老師宿學舉歎以為賢已天禧
元年獻文章召試賜同進士出身除常州晉陵縣主簿
國子監說書又以江州德化縣令兼頴川郡王伴讀當
是時孫宣公領國子一見聽語待以公相數舉公學問
當在人主左右大臣有以親嫌者故久弗用以知常州
宜興開封東明兩縣監在京廣濟永濟兩倉又召置國
子監說書景祐元年積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乃始置

崇政殿說書而以公爲之公於傳注訓詁不爲曲釋至先王治心守身經理天下之意指物譬事析毫解縷言則感心自仁宗即位大臣或操法令斷天下事稽古不至秦漢以上以儒術爲疏闊然上嘗獨意鄉堯舜三代得公以經開說則慨然皆以爲善而公由此顯矣於是上所質問多道德之要公請悉記録歳終歸太史詔以章獻太后故爲彭城郡王諱其名公言母之諱禮不得以出於宫太平興國寺災公以易春秋進戒因言近歳

屢災觀寺天意蓋有所在今此獨可勿繕治以稱陛下畏天威愛人力之意西域僧以佛骨銅像來獻公請加賜遣還無以所獻示外上皆從之以直集賢院天章閣侍講史館修撰判尚書禮部判太府寺天章置侍講自公始故事親祠郊廟燕遊慢戲之物皆在儀衛公奏除之未幾遂以知制誥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駮事權判吏部流内銓權知開封府又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兼判國子監而侍講如初公之

爲銓也河北蟲旱以公安撫公舉能詘姦於利害多所興除異時縣令俸錢蒲萬二千乃舉令公以為法如此則小縣終不得善治乃請槩舉令而與其俸如大縣其在御史劉平爲趙元昊所得邊吏以降敵告議収其族公言漢殺李陵母妻子陵不歸而漢悔真宗撫王繼忠家後頼其力且平事固未可知乃不果収侍講林瑀者言天子即位當步其日占所得卦以知吉凶公奏瑀所言不經不可用上即爲公罷瑀又奏劾駙馬都尉柴恭

僖公奪其州人以為宜初元昊反公言兵事起財不贍宜及今度經費罷減諸不急至是詔與三司合議一歲所省率緡錢百萬慶歷二年契丹來求地請婚公主其使責以信義告之利害客絀服不能發口執政議使契丹攻元昊公曰契丹許我而有功則必驕以弱我而責報無窮已不且以我市於元昊矣且唐中極衰時聽吐蕃擊朱泚陸贄尚以爲不可後乃知吐蕃陰與泚合而陽言助國今獨安知契丹計不出此乃言所以待契丹

者凡六事上皆行其策三年遂以本官參知政事四年以尚書工部侍郎檢校太傅爲樞密使五年以集賢殿大學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居兩月拜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議祔章惠太后太廟公言其非禮及祔獻懿二后密敕遷文武位一等賜外內諸軍特支優給公又獨奏罷之既而敕兩府公又不從乃已元昊歸石元孫議賜死公爭言自古將帥被執歸多不死元孫以不死七年上以旱避正殿貶食自責公因稽首遜

位章六七入乃除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河北安撫使妖人王則謀舉大名府反河南北使其黨挾書妄言冀得近公公疑爲姦考問具服則惶急不及會獨嬰貝州以反公即使部將王信孟元郝質馳兵操攻具往且請自出搏賊不許終賊所以擒滅功居多移鎮山南東道檢校太師賜號安國公公因請寛諸吏民爲則所脅者而捕河南北妖人治殺之無所漏河決商胡方暑公暴隄上躬

親指畫出倉廪與被水百姓舍其流棄接以醫藥所活九十餘萬口契丹誘亡卒號爲南軍以戰夏人而邊法卒亡自歸者死公變其法有歸者故擢超其任於是歸者衆因以知契丹國事契丹亦因以拒亡卒黜南軍不用邊人以地外質公請重禁絕主不時贖則聽人得贖而有之地盡歸邊以不爭皇祐元年判鄭州從公求也至見留爲祥源觀使既而以尚書右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朝會班宰相視其儀物歳中又求任外

除山南東道節度使右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判鄭州固辭僕射侍中乃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欲遷公四子各一官亦以公辭而止二年母燕國太夫人薨命以故官不起賜書寵慰從之公事燕國以孝聞上嘗賜銀飾肩輿士大夫以爲榮及薨自鄭歸葬扶舁蒼然肩足皆胝行路瞻望悲哀歎息四年除故官侍中居潁出治許州將行矣仁宗問易之乾卦公既講解又作書以獻以亢龍為戒手詔褒答以公所獻藏太史五年又涖大

名安撫河北中書議塞商胡決以公異論故使建言者專其事公猶爭不已河果不可塞建言者得罪而澶魏信棣德博多水死公乃請使撫廵振救人用歸息嘉祐元年進封許國公又兼侍中方避未聽而以樞密使召卒罷侍中而以中書門下平章事為樞密使二年以鎮安軍節度右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充景靈宮使出許州七年以保平軍節度陜州大都督府長史移大名兼安撫公凡三至魏及許鄭皆以寛惠爲治人安樂之它將相

賜公使錢多使牟利公度所賜爲用故在所尤不擾今
皇帝即位改節度鳳翔加左僕射鳳翔尹進封魏國公
治平元年求還使侍中守許州凡六七終不許二年乃
授許州入見又辭所辭不許使使撫諭須秋乃發六月
告疾中人將太醫問視相屬又力求解將相乃以左僕
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七月戊寅薨于第上親
臨哭發涕爲不視朝二日賜龍腦水銀以斂制服出司
賔祭弔別賜黄金給葬贈司空兼侍中謚曰文元以九

月甲申葬開封汴陽里晉公之墓兆公年六十八散官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號推誠保德崇仁守正忠亮佐運翊戴功臣邑戶萬五千戶實封五千六百戶公所著書有羣經音辯十卷通紀八十卷本朝時令十二卷又奏議文集合二十卷元配王氏尚書兵部郎中集賢殿修撰軫之女追封莒國夫人繼配陳氏武信軍節度使康肅公堯咨之女封魏國夫人六男子章太常博士集賢校理早卒圭尚書比部員外郎田尚書駕部員外

郎青尚書司門員外郎齊大理寺丞炎未仕三女子國子博士程嗣弼大理寺丞宋惠國太常博士龎元英公壻也其後天子以炎守將作監丞又官公内外族親凡若干賈氏自誼及耽傳王相帝皆以儒學至公又以經術致將相出入文武有謀有功當中國治安四夷集附寵禄光大始終安榮君臣相遭於是為盛銘曰

於皇仁宗　時宋之隆　奠此中國　四夷來同

孰夾孰承　有宰魏公　帝曰詢爾　羣公卿士

朕欲考古　以求亂治　有博六藝　使熙朕志
魏公乃來　錫帝之求　筵於殿中　登闌治幽
乃尹開封　治民不緑　乃丞御史　督制庶尤
膏澤在下　薰蒸在上　叅國政事　遂都將相
帝廵大塗　公帝之車　帝御廣宫　之屏之墉
文條武畧　具獻膚功　終徂在天　公則隨邁
廷喪元老　隱加問賚　有銘太史　有謚太常
次詩不誣　斵石墓傍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卷六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卷七　　宋杜大珪編

宋元憲公庠忠規德範之碑　　王珪

治平三年四月辛丑司空致仕鄭國公薨于京師時天子方以裁異避殿有司誤奏毋臨喪乃作挽辭三章以哀之爲廢朝二日贈公太尉兼侍中謚曰元憲五月丙寅天子成服于苑中百官慰殿門下其年十月己酉葬公許州陽翟縣之三封原是日又廢朝既葬御篆其碑

曰忠規德範之碑既又詔太史臣珪以銘其碑臣珪方修仁宗皇帝實録自契丹再盟陜西亦罷兵其後天子益鄉文學興禮樂之事當是之時觀公一用經術以相仁宗而天下俗吏之務不至於朝廷顧其功豈不茂哉夫創業之相名易章守成之相迹難見在漢丙魏嘗有聲於孝宣之世然推其術不過能以故事而奉行之亦未有卓絶見施在民者維公始終之行事實邁前人而又得天子所褒如此不刻之金石則無以顯大於後世

臣幸得執史筆奉明詔其敢以孤學自辭謹按公諱庠字公序開封雍丘人自其高祖紳嘗為唐御史中丞其後三世仕不顯曾祖駢爲漢兗州乾封縣令祖耀爲周壽州霍丘縣令父玘端拱二年以經明及第治獄有陰德終荆南節度推官自公顯曾祖而下皆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齊楚秦三國公曾祖妣王氏繼丁氏祖妣賈氏妣王氏繼高氏王氏鍾氏朱氏封齊魏楚梁漢晉秦燕八國太夫人公實鍾夫人所生

少篤學遭父喪寓其家安州夏竦爲州一見公所爲文
大器之仁宗在亮陰詔禮部貢舉公與其弟祁皆奏名
廷中已而擢公爲第一亦置祁甲科於是天下學者以
宋氏兄弟爲師法天聖二年釋褐爲大理評事通判襄
州召刪定本朝令遂試學士院除太子中允直史館判
登聞鼓院爲三司戸部判官丁毋憂服除遷太常丞判
戸部勾院同修起居注遷左正言會郭皇后廢以諫官
伏閤爭不可得坐罰金尋同知禮部貢舉天下士至私

相慶而材者皆自以爲有得已而拔収髦雋比異時爲多乃知制誥判登聞檢院又考試賢良方正科公言朝廷取異士當令有司設幕供以飲饌不可與武科同試皆從其言知審刑院會知蘄州王蒙正誣知蘄水縣林宗言辠殊死公曰蒙正本富人子且倚后家所爲多不法可使其志得逞乎更請御史詳其獄而道逢蒙正遣人齎寶賂入京師御史并収按之返使坐法廢去又密州富民王澥者私釀酒其家鄰父率其子發之澥紿奴

以爲盜使盡殺其父子州以死論奴公曰其使殺人者澥也况奴爲所給乎時宰相亦欲出澥死公力爭之澥乃死他日戭異數見宰相唯能開觀寺爲民祈福公以謂戭異之來所以戒政事今設樂於庭又使民縱觀優慢之戲恐未足以致嘉應也奏罷之權判吏部流内銓歴太常寺鴻臚寺國子監昭文館進尚書吏部員外郎其在鴻臚言四夷朝貢請圖其人物衣冠問其道路遠近與夫風俗好惡之異藏之有司明年除同知樞密院

事宰相以故事知制誥未有除二府者即召入翰林爲學士又明年遂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先是趙元昊反劉平石元孫皆以輕敵失軍因詔中書兼筦樞密院機事時緣邊諸帥官重者互領陝西四路以故號令頗不一又兵多分屯堡障公言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廷宜使大帥收重兵内地他帥自當一道緩急有警則舉兵四攻之其議久不決後卒如公計方朝廷多故其下詔令及答蕃書皆須公所裁公自以材術得進用天下

事有未便者數論上前於是為宰相所忌會同榜鄭戩爲樞密副使葉清臣權三司使或以爲不可並據要職者遂俱罷公得知楊州踰年為資政殿學士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進給事中先是盜起京東迹所連逮者捕繫蒲獄公使一切縱去後往往得敵區處以告於是募里諸生數十人自疏賞格示之或曰諸生且安用也公不聽卒慰遣之凡捕誅百餘人盜乃息諸生皆以賞得官遂大興郡學禮師儒又作詩以風厲之郡人刻

其詩學舍下慶歷五年復拜參知政事後帝召二府天章閣觀書出詔具問天下利病事宰相倉猝莫敢對公獨進曰臣等皆待罪二府固已總萬事而共謀之不當下同諸生對策必欲答清意所問願至中書同上對公既退草數千言立奏之皆施用其言八年以檢校太傅尚書工部侍郎爲樞密使皇祐元年拜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明年詔有司上明堂圖又博考聲律更定天地五方神州日月宗廟百神祭享

所用樂其秋遂祠明堂以公爲禮儀使禮成加工部尚書初公言比有近幸之人多縁内降得横恩宜因大祀之後斥絶以新聖政於是帝别爲手詔與赦書同降又言頃詔文武三品以上官得立家廟而有司不能明諭上意久之未立非所以美化也願詔禮官更議其制帝欲用三司使張堯佐為使相公執以爲不可既而數上章願罷帝遂欲用公爲使相公固辭之迺以刑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出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特定大學

士雜奉又詔進見皆如宰相儀以戸部尚書徙許州兵部尚書徙河陽過朝京師方帝病少間臣下希聞德音及公來延坐勞問者久之嘉祐三年拜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復爲樞密使兼羣牧制置使祫饗太廟爲儀仗使其年封莒國公問言祖宗收方鎮之權嘗欲畿甸蓄禁兵四十萬今所蓄不精且多外補戍更非彊本之埶又武臣用恩幸者多得任邊要而孤寒者常在東南至老無恩澤公乃作科條均其所入官而恩幸者滋不悦五

年公數求去位不許公固請之除河陽三城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判鄭州明年徙相州即言臣年六十七矣不可以重禄處閒地願乞骸骨以歸乃召公還以老躙其拜舞公請不已英宗即位以爲武寧軍節度使徐州大都督府長史加檢校太師徙封鄭國公既又以爲景靈宫使公嘗有肺疾及奉仁宗諱一慟輙嘔血不止昭陵祔廟復願上印綬英宗每見公不以名且諭以初臨天下未可遽休大臣治平元年出判亳州居數月

公請終不已聽以司空致仕享年七十一累階開府儀同三司勲上柱國功臣至更二十四號食邑一萬二千六百户食實封四千六百户其爲人端厚清畏進止有法度即上有所問必據經以對退而未嘗與人言間或薦引士大夫唯恐其聞之不敢掠上恩其接賔客亹亹論文章不自休世皆尊名德而小人亦自遠門下嘗曰殘人矜才逆詐恃明吾終身不為也公初名郊在翰林時有指公姓名傳以他說者仁宗以語公公因請更之

所著書有掖垣叢志三卷尊號録一卷國語補音三卷紀年通譜十二卷又文集合四十卷夫人胡氏贈中丞銑之女封陳國夫人子男五人充國尚書都官郎中均國國子博士其三人蚤卒女一人封壽安縣君嫁太子右贊善大夫龐元中孫八人公與其弟祁尤相愛友公出入將相久而祁亦終學士承旨宋興弟兄以文學一時顯者未有如公家銘曰

於皇仁宗　受天宜君　相孰有人　鄭公之文

帝曰來汝　予欲考古　公則有承　不遠堯禹
其施維何　聲容被民　公有經術　毗予一人
誰不出處　公位將相　不顯鄭公　士夫之望
始其告休　公年未至　卒莫我違　以聽就第
乃保宏父　一品之章　間有咨詢　據經弗忘
公奄不存　隱加皇席　大章爛然　以昭公跡
既又錫公　篆于碑首　維碑峩峩　在許之右
史臣次之　矢詩不多　以視後人　遂以永歌

宋景文公祁神道碑　范鎮

嘉祐五年秋常山宋公自鄭州移疾還京師明年夏四月疾益侵召門弟子蜀郡范鎮而謂之曰疾病者既死毋受贈典毋丐子孫恩毋請謚毋立碑我雖戒諸子恐其弱不能聞於朝子其為我達之某退而白于中書中書諸公相顧戚然粤五月丁酉公薨天子輟視朝朝廷用故事贈公刑部尚書頃之仁皇帝問公之後事特官其子兩禁嘗僚又謂公事業暴於世不可以無謚列請

於朝乃謚曰景文皆非公志也後二十年公之諸子來求文以表於墓道嗚呼其受言於卧内者其可違乎雖然一時之言與揚公後世之美以慰其子孫孰愈哉於是銘之而不辭也公諱祁字子京其先周武王封微子於宋因以爲氏望于廣平至公之高祖紳唐昭宗時為御史中丞以言得罪遂家於開封之雍丘生四子以伯仲叔季列東南西北四院公之系實出西院曾祖駢漢兖州乾封令祖耀周壽州霍丘令父玘終荆南節度使

推官初四院之子孫仕者數十人或以廕或以明經或以明法或舉進士皆有才名然不甚顯至公之兄弟遂大顯自曽祖而下並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開齊楚秦三國爲公曽祖妣王氏丁氏祖妣賈氏妣王氏高氏王氏鍾氏朱氏䟽齊魏楚梁漢晉秦燕八國爲太夫人自唐季以來歷五代文物掃地盡矣天聖初宋興六十餘年寖明寖昌而賦詩取士特卑弱不振仁皇帝在諒闇公兄弟試禮部糊名籍奏公第一兄

元憲公第三章獻太后曰弟不先兄遂擢元憲第一降
公爲第十人調復州軍事推官代還改大理寺丞國子
監直講直史館再遷太常博士知禮院兼判吏部南曹
修廣樂記成擢尚書工部員外郎先是李翰林宗諤燕
龍圖肅相繼言太常樂比燕樂為髙李照乃以縱黍累
尺律下五聲鐘磬才下兩聲與其律不相應公上言照
之樂降黃鐘為太蔟君實寄於臣管不可以事天地宗
廟會韓魏公爲諫官亦言照樂無法乃詔詳定而罷之

尋修起居注權三司度支判官是時陜西用兵國用日廣公言今大有三冗小有三費州縣之地不加廣而官五倍且以十二加之遷代罪謫足以無乏若節其入流計員補吏則一冗去矣僧尼道士已受具戒者且如舊其徒弟子一切還爲民可得耕夫織婦五十萬人則二冗去矣廂軍不任兵而任役每役則更調農人罷招廂軍又得數十萬人則三冗去矣道場齋醮寺觀置官設徒卒使相非邊任而享公給者罷之則三費節矣三費

節三冗去使國用饒雖興師討罪戎酋可玩於掌股間耳寧與今日課鹽搉茗爲戚戚計同年而語哉判鹽鐵句院次當知制誥會元憲公參知政事乃爲天章閣待制判太常禮院國子監俄改太常寺兼禮儀事元憲罷亦出知壽州徙陳州還知制誥判吏部流内銓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杭州未行爲翰林學士知審刑院兼提舉諸司庫務判史館兼侍讀學士元昊之叛契丹也二國交獻捷公爲契丹館伴使耶律襃等妄自誇大欲求軍

貴者公語以西人亦嘗獻俘皇帝不之受因道所俘姓氏官爵褒等相顧愕眙終其去不敢妄出一語仁皇帝聞之欲大用公遂會元憲公自天平復叅政事解堂職兼龍圖閣學士史館修撰累遷右諫議大夫充羣牧使元憲爲樞密復翰林學士張美人爲貴妃公當制乃先進告或言公以告代冊者落二職以本官知許州未幾爲翰林侍讀學士久之召還再為史館修撰判太常寺祕閣祕書省大享明堂遷給事中復兼龍圖閣學士集

賢殿修撰出知亳州歲餘以禮部侍郎知成德軍充本路安撫使兼馬步軍都揔管河北騎軍雖多而馬常少公請復馳幕之制及弛河東陜西馬禁聽民間買賣養馬者不升戸等益募步卒弩居十之五弓十之三槍刀十之二輾車為陣掘塹為營强弩射人大刀斫馬如此則騎軍馬多而士精步人衆而弩强敵畏居三月徙定州言天下根本在河北河北根本在鎮定論兵不得不先河北謀河北捨鎮與定無足議者請合鎮定為一路

夫恥怯尚勇好論事甘得而忘死河北之人殆天性然若少厲之不憂不戰欲兵之强莫如多穀與財欲士之訓練莫如善擇將欲人樂鬭莫如賞重而罰嚴欲敵顧望不敢前則合鎮定是矣乃積穀百餘萬斛增大團敵樓十二棚櫓營㑹弓弩刀槍凡戰之具莫不更新之曰恃吾有以待之也公前後論事多施行者或不施行亦降詔褒荅之又上禦敵論七篇凡敵之山川道路國俗嗜好與其君臣向背兄弟之不相能及後相殘覆視其

事若合符節然加端明殿學士尋拜吏部侍郎知成都府始至葺文翁學自爲記刻西南學者奔走請業公循循指教莫不中其所偏代還道除三司使元憲公居西府加龍圖以三學士知鄭州唐書成進尚書左丞移疾自鄭還也判尚書都省序遷工部尚書復領羣牧使翰林學士承旨聽一子入侍病且亟猶自力以五事切諫其一言東宮虛位也又自爲右誌左銘記爵里姓名而已初公修禮書樂記詳定慶歷編勑改定科場條制數

實提點刑獄考課知公者謂公爲全能不知公者以爲禮樂刑政皆出公手用是毁公公亦用是多出入藩鎮不大用矣嗚呼其命矣夫士大夫所以嗟傷之不已也享年六十四治平三年五月己酉祔元憲公葬于潁昌府陽翟縣三封鄉之先原娶劉氏彭城郡君先公十七年以亡子男十五人定國進士及第終太常博士次不及名靖國彥國國子博士惠國尚書虞部員外郎輔國奉國祚國太子右贊善大夫順國大理寺丞佑國終祕

書省正字亮國保國大理評事嗣國俊國廣國太常寺太祝嗣國早亡孫十人松年延年光祿寺丞儋年進士及第試祕書省校書郎羲年試將作監主簿昌年未仕姚年太廟齋郎顧年大理評事餘尚幼公性明果所至以嚴肅稱其言事謇謇無所回避而於論兵若素習然其爲文章乃天資也所著唐書列傳一百五十卷行於世文集一百五十卷藏於其家太學篆隸石經禮部韻畧集韻皆公倡之也銘曰

宋姓之始　肇自微子　後之苗裔　以國為氏
望於廣平　世濟其英　至唐中丞　有直其聲
謫居雍丘　處躬裕休　積善儲慶　為後昆謀
序列四院　以表以勸　公西院出　兄弟赫烜
一門文章　為國之光　黼黻河漢　帝圖用黄
曰禮曰樂　自性而學　曰刑曰兵　適時而程
息偃翰藩　非猛非寛　文綏安安　武厲桓桓
回翔臺閣　有猷有作　炳焉彬彬　昌焉諤諤

嗚呼上天　德備才全　曷不大用　又嗇其年

泉深地厚　大夜不晝　子孫衆多　必侈於後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卷七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卷八　　宋杜大珪編

趙清獻公抃愛直之碑　　蘇軾

故太子少師清獻趙公既薨之三年其子屼除喪來告於朝曰先臣既葬而墓隧之碑無名與文無以昭示來世敢以請天子曰嘻兹予先正以惠術擾民如鄭子產以忠言摩上如晉叔向乃以愛直名其碑而又命臣軾爲之文臣軾逮事仁宗皇帝盖嘗竊觀天地之盛德而

窺日月之末光矣未嘗行也而萬事莫不畢舉未嘗視也而萬物莫不畢見非有他術也善於用人而已惟清獻公擢自御史是時將用諫官御史必取天下第一流非學術才行備具爲一世所高者不與用之至重故言行計從有不十年而爲近臣者言不當有不旋踵而黜者是非明辨而賞罰必信故士居其官者少妄而天子穆然無爲坐視其成功姦宄消亡而忠良全安此則清獻公與其僚之功也公諱抃字閱道其先京兆奉天人

唐德宗世植爲嶺南節度使植生隱爲中書侍郎隱生光逢光裔並掌內外制皆爲唐聞人五代之亂徙家於越公則植之十世從孫也曾祖諱曇深州司户叅軍祖諱湘廬州廬江尉始家於衢遂為西安人考諱亞才廣州南海主簿公既貴贈曾祖太子太保妣陳氏安國太夫人祖司徒妣袁氏崇國太夫人俞氏光國太夫人考開府儀同三司封滎國公妣徐氏魏國太夫人徐氏越國太夫人公少孤且貧刻意力學中景祐元年進士乙

科為武安軍節度推官民有偽造印者吏皆以為當死公獨曰造在赦前而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免死一府皆服閱歲舉監潭之糧料歲滿改著作佐郎知建州崇安縣徙通判宜州卒有殺人當死者方繫獄病癰未潰公使醫療之得不瘐死會赦以免公愛人之周類如此未幾以越國喪廬於墓三年不宿於家縣榜其所居里為孝弟處士孫處為作孝子傳終喪起知泰州海陵復知蜀州江原還通判

泗州泗守昏不事事監司欲罷遣之公獨左右其政而晦其所以然使若權不已出者守得以善去濠守以廩賜不如法士卒謀欲爲變或以告守恐怖日未昃輙閉門不出轉運使徙公治濠公至從容如平日濠以無事曾公亮爲翰林學士未識公而以臺官薦召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幸京師號公鐵面御史其言常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絶之後乃無患君子不幸而有詿誤當保持愛惜以成就其德

故言事雖切而人不厭溫成皇后方葬始命叅知政事
劉沆監護其役及沆爲相而領事如故公論其當罷以
全國體復言宰相陳執中不學無術且多過失章十二
上執中卒罷去王拱辰奉使契丹還爲宣徽使公言拱
辰平生所爲及奉使不如法事命遂寢復言樞密使王
德用翰林學士李淑不稱職皆罷去是時邵必爲開封
推官以前任常州失入徒罪自舉遇赦而猶罷監邵武
酒稅吴充鞠真卿發禮院吏代書事吏以贖論而充真

卿皆出知軍呂景初馬遵吳中復彈奏梁適適以罷相而景初等隨亦被逐馮京言吳充鞠真卿刁約不當以無罪黜而京亦奪修起居注公皆力言其非是必以復職知軍充真卿約景初遵皆召還京中復皆許補故闕先是呂溱出守徐蔡襄守泉吳奎守壽韓絳守河陽已而歐陽脩乞蔡賈黯乞荆南公即上言近日正人賢士紛紛引去憂國之士爲之寒心侍從之賢如脩輩無幾今皆欲請郡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

耳脩等由此不去一時名臣賴之以安仁宗晚歲不豫
而太子未定中外洶懼及上既康復公請擇宗室賢子
弟教育於宮中封建任使以示天下大本已而求郡得
睦睦歲爲杭市羊公爲移文却之民籍有茶稅而無茶
地公爲奏蠲之民至今稱焉移充梓州路轉運使未幾
移益兩蜀地遠而民弱吏恣爲不法州郡以酒食相饋
餉衙前治廚傳破家相屬也公身帥以儉不從者請以
違制坐之蜀風爲之一變窮城小邑民或生而不識使

者公行部無所不至父老驚喜相慰姦吏亦竦以右言諫召論事不折如前入内副都知鄧保信引退兵董吉以燒鍊出入禁中公言漢文成五利唐普思静能李訓鄭注多依宦官以結主假藥術以市姦者也其漸不可啓宋庠爲樞密使選用武臣多不如舊法至有訴於上前者公陳其不可陳升之除樞密副使公與唐介吕誨范師道同言升之交結宦官進不以道章二十餘上不省即居家待罪詔强起之乃乞補外二人皆相次去位

公與言者亦罷公得虔州地遠而民好訟人謂公不樂
公欣然過家上冢而去既至遇吏民簡易嚴而不苛悉
召諸縣令告之爲令當自任事勿以事諉郡苟事辦而
民悦吾一無所問令皆喜爭盡力虔事爲少獄以屢空
改修鹽法疎鑿灨石民賴其利虔當二廣之衝行者常
自此易舟而北公間取餘材造舟得百艘移二廣諸郡
曰仕宦之家有父兄没而不能歸者皆移文以遺當具
舟載之至者既悉授以舟復量給公使物歸者相繼於

道朝廷聞公治有餘力召知御史雜事不閲月爲度支副使英宗即位奉使契丹還未至除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時賈昌朝以使相判大名府公欲按視府庫昌朝遣其屬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事者公雖欲舉職恐事有不應法奈何公曰舍大名則列郡不服矣即往視之昌朝初不悦也前此有詔募義勇過期不足者徒二年州郡不時辦官吏當坐者八百餘人公被旨督其事奏言河朔頻歲豐熟故募不如數請寬其罪

以俟農隙從之坐者得免而募亦隨足昌朝乃愧服曰名不虛得矣旋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公以寛治蜀蜀人安之初公爲轉運使言蜀人有以妖祀聚衆為不法者其首既死其為從者宜特黥配及爲成都適有此獄其人皆懼意公必盡用法公察其無他曰是特坐樽酒至此耳刑其爲首者餘皆釋去蜀人愈愛之會榮諲除轉運使陛辭上面諭曰趙某為成都中和之政也神宗即位召知諫院故事近臣自成都還將大用必更省

府不為諫官大臣爲言上曰用趙某為諫官頼其言耳苟欲用之何傷及謝上謂公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耶公知上意將用其言即上疏論吕誨傅堯俞范純仁吕大防趙瞻趙鼎馬默皆骨鯁敢言久譴不復無以慰縉紳之望上納其說鄞達除簽書樞密院事公議不允公力言之即罷居三月擢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感激思奮面議政事有不盡者輙密啓聞上手詔嘉之公與富弼曾公亮唐介同心輔政

率以公議爲主會王安石用事議論不協既而司馬光辭樞密副使臺諫侍從多以言事求去公言朝廷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為輕而民心得失為重青苗使者於體爲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爲大今不罷財利而輕失民心不罷青苗使者而輕棄禁近耳目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非宗廟社稷之福臣恐天下自此不安矣言入即求去四上章不許熙寧三年四月復五上章除資政殿學士知杭州公素號寛厚杭之無頼子

弟以此逆公皆駢聚爲惡公知其意擇重犯者率黥配他州惡黨相帥遁去未幾徙青州因其俗樸厚臨以清淨時山東旱蝗青獨多麥蝗自淄齊來及境遇風退飛墮水而盡五年成都以戍卒爲憂朝廷擇遣大臣爲蜀人所愛信者皆莫如公遂以大學士知成都然意公必辭及見上曰近歲無自政府復往者卿能爲我行乎公曰陛下有言即法也豈顧有例哉上大喜公乞以便宜行事即日辭去至蜀默為經略而燕勞閒暇如他日兵

民晏然一日坐堂上有卒長在堂下公好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也吾以一身入蜀為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慎畏戢以帥衆比戍還得餘資持歸為室家計可也人知公有善意轉相告語莫敢復為非者劒州民李孝忠集衆二百餘人私造符牒度人為僧或以謀逆告獄具公不畀法吏以意決之處孝忠以私造度牒餘皆得不死喧傳京師謂公脫逆黨朝廷取具獄閱之卒無以易也茂州蕃部鹿明王等蠭聚境上肆為剽掠公亟遣部

將帥兵討之夷人驚潰乞降願殺婢以盟公使諭之曰人不可用用三牲可也使至已縶婢引弓將射心取血聞公命讙呼以聽事訖不殺一人居二歲乞守東南歸老計得越州吳越大饑民死者過半公盡所以救荒之術發廩勸分而以家貲先之民樂從焉生者得食病者得藥死者得藏下令修城使民食其力故越人雖饑而不怨復徙治杭杭旱與越等其民尤病既而朝廷議欲築其城公曰民未可勞也罷之錢氏納國未及百年

而墳廟堙圯杭人哀之公奏因其所在歲度僧道士各一人收其田租爲歲時獻享營繕之費從之且改妙因院爲表忠觀公年未七十告老於朝不許請之不已元豐二年二月加太子少保致仕時年七十二矣退居於衢有溪石松竹之勝東南高士多從之游朝廷有事郊廟再起公侍祠不至屼通判温州從公游天台鴈蕩吳越間榮之屼代還得見上顧問公甚厚以屼提舉浙東西常平以便其養屼復侍公游杭始公自杭致仕杭人

留公不得行公曰六年當復來至是適六歲矣杭人德公逆者如見父母以疾還衢有大星隕焉二日而公薨實七年八月癸巳也訃聞天子輟視朝一日贈太子少師十二月乙酉葬於西安蓮華山謚曰清獻公娶徐氏東頭供奉官度之女封東平郡夫人先公十年卒子二人長曰岏終杭州於潛縣令次即屼也今為尚書考功員外郎公平生不治産業嫁兄弟之女以十數皆如已女在官爲人嫁孤女二十餘人居鄉葬暴骨及貧無以

歛且葬者施棺給薪不知其數少育於長兄振振既没思報其德將遷侍御史乞不遷以贈振大理評事公爲人和易温厚周旋曲容謹繩墨蹈規矩與人言如恐傷之平生不畜聲伎晚歲習爲養氣安心之術翛然有高舉意將薨晨起如平時凥侍側公與之訣詞色不亂安坐而終不知者以爲無意於世也然至論朝廷事分別邪正慨然不可奪宰相韓琦嘗稱趙公真世人標表葢以爲不可及也公爲吏誠心愛人所至崇學校禮師儒

民有可與與之獄有可出出之治虔與成都尤爲世所稱道神宗凡擬二郡守必曰昔趙某治此最得其術馮京相繼守成都事循其舊亦曰趙公所爲不可改也要之以惠利爲本然至於治杭誅鋤强惡姦民屏迹不敢犯盖其學道清心遇物而應有過人者矣銘曰

蕭望之爲太傅近古社稷臣其爲馮翊民未有聞黄霸爲頴川治行第一其爲丞相名不迨昔孰如清獻公無適不宜邦之司直民之父師其在官守不専於寛時出

猛政嚴而不殘其在言責不專於直爲國愛人掩其疵疾蓋東郭順子之清孟獻子之賢鄭子產之政晉叔向之言公兼而有之不幾於全乎

王文恭公珪神道碑　　李清臣

元豐八年四月丞相王公珪感疾詔國醫診視遣尚宮數就問賜以御膳珍藥五月已酉薨於位訃聞兩宮震悼特輟視朝五日諭三省悉哀故事恤用優典賻金帛五千賜壽昌坊大第處其孤加贈太師錫符陵录婆律

香俾佐歛具貴臣護喪恩禮視魏國韓忠獻公勑使督將作穿土斲石治壙卜開封東明縣清陵鄉之原曰廣阜在旁小頓大起五音地學於商家吉將以九月辛酉襄事有詔尚書右丞李清臣其爲太師珪銘臣清臣頓首曰臣淺陋大懼晦太師顯行天子有命蹴踖弗敢辭臣竊觀熙寧以來先皇帝憂勞天下內孝養兩宮友睦宗姓外經緯文武訓兵足食歛爲訓言陳爲法度皆天子神智然太師陪輔十有五年其贊策納議為最多及

先皇帝厭萬幾託國事寳慈宫建立皇太子以定大統未幾今聖踐祚太皇太后同聽斷所以安慰人心肅寧宫禁流澤兆庶懐服戎貊至於天下卒無事原其功德實自寳慈宫開佐聖孫爲宗廟計而太師一時元臣與其列請命福寧閤以及雙日朝延和謀謨陟降癯瘁滋力克終大事有勲烈焉謹推考世次公五世祖及曁髙祖景圖成都華陽人曽祖永爲西畿令從蜀王昶歸朝授右補闕遷起居舍人祖贄歴侍御史三司判官九爲

轉運使更領十州所至有能名考諱準以辭學擢祕閣

校理終鹽鐵判官自公貴三世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

令而曽祖封公於滎國母尹氏封太夫人於燕國祖封

魏國考封漢國祖母丘氏妣薛氏封太夫人各從其國

由滎國以下葬河南始徙籍於舒公字禹玉幼警悟力

學日誦數千言識者竒之十二能文辭二十四舉進士

名在第二授大理評事通判揚州召試優等遷太子中

允直集賢院對便殿賜五品服同修起居注爲太常丞

博士試中書以右正言知制誥加三品服拜翰林侍讀學士入翰林爲學士丁内艱喪除復職兼史館修撰又兼端明殿學士進承旨自起居舍人四遷為給事中修仁宗實録成進尚書禮部侍郎熈寧三年參知政事九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元豐三年朝廷用階官寄禄超授銀青光禄大夫兼門下侍郎監修國史五年四月復三省官為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上日御史中丞率百官班賀仁宗英宗加徽號為仁宗

冊寶使禮成封郇國公上即位恩加金紫光祿大夫改
岐國公初任揚州既還朝遂極文章之選自是不復更
外無事任要重靡不歷試嘗為三司鹽鐵判官又判句
院國子監糾察刑獄修三司條例判禮部刑部知吏部
流內銓審官審刑院提舉集禧觀判昭文館權發遣開
封府接伴契丹使奉使契丹提舉諸司庫務權尚書都
省同議茶法考轉運使提點刑獄課績判太常寺者再
知貢舉者四英宗南郊先帝兩祀明堂及原廟成奉安

神御於天元殿公歴為頓遞禮儀大禮使又為慈聖光獻皇后大行皇帝山陵使公臨官不茍務於稱辦惡詭激慘覈者曰訐上厲下吾不為也自初服政已若宿練其在揚州攝行太守事大校以公年少藐視不虔立命捽首付獄王倫大掠淮海將及境州將恐懼公奮厲其衆欲要擊之賊聞乃由他道去公平居言色安徐猝應事物初若不用意而敏捷精盡雖素慮者無以加也其迎遼使至北都使者欲輕裘便面過闕公折以舊例

必朝服乃紿對服在後乘公使馳取授之敵人慚服慶
歷中契丹數邀求生事劉六符者號才黠公出使六符
來會食聲言將有所議馳請公以動之且覩其舉措公
怡然往六符大為公屈卒無所言舊待遼使應辦疲擾
公建為三頓請分供帳食飲器後先迭用以周其闕尤
明典章善論事其語潔齊易聽故多施行嘗言貢舉諸
科滯於記誦已立法使兼通本經大義將有造浮說以
搖前令者願確守之法卒不廢又論伎術官蔭子孫宜

各以其類若醫官使奏醫學教坊使補色長不獨使專其業且以杜入官之濫至今行之皇祐中三聖並配於郊又温成皇后立廟薦獻畧比太廟禮官列奏以為當改而大臣猶不從公曰並配以致孝也而瀆乎帝后廟以廣恩也而僭乎親皆違經背禮豈可以示後世乎遂定配太祖而改温成廟為祠殿薦以常饌宫臣執事自此正焉嘗作明堂樂章因言升歌闕柷敔無終始之節而節鼓非雅音乃詔增柷敔摶拊而黜節鼓公爲仁宗

謚議奏謂賤不誄貴故臣下稱天以誄天子讀謚南郊受之天也今詞臣草謚議即降詔命有司初不預聞殆非禮意宜合百官讀謚圜丘上可其議仁宗既祔廟以考位配明堂而真宗當罷御史請分太宗之大雩以配真宗講官和之公議曰嚴公配仁宗得禮之正而欲遞遷分祀以苟厭神靈之意臣恐祖宗弗饗也知禮者以其言為是及論喪畢禘祫神主祔廟已嘗吉祭不當於禫畢復行饋食之禮以折禮官衆論遂定治平中大議

追尊濮王公於兩制爲議首執用封期親尊屬故事執政以爲不然公持之卒不奪其後諫官御史爭論乆不決帝以手詔裁定多如其初熈寧元年當郊上疑於諒闇公與兩制合奏王制三年不祭唯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不以卑廢尊也自漢文帝以來即位而謁廟至唐德宗以後踰年而不行郊真宗居明德太后喪明年亦祀圜丘享太廟令宜如故事其冕服車輅儀物音樂緣神事者皆不可廢其年遂行大禮朝廷將復入閤儀公

曰唐紫宸為正衙不御則喚仗由閤門入則入閤非盛禮也此不足復公泛通六經深於詩書善史學其為文豪贍有氣閎侈瓌麗而不失義正自成一家掌文誥二十年每一篇出四方傳誦之帝數語大臣王珪語有體他學士不逮遠矣朝廷有大述作雖已隶政猶特命為之修仁宗英宗實録及正史多所刋定意足而無長語擬藁上先帝手詔以比班馬英宗爲皇子中書召公草詔公對曰天下屬望立嗣子久矣然必出自陛下意則

後莫能搖一有搖動所以階禍亂也帝諭以決自朕意乃進纂歐陽文忠公以為得學士體公草仁宗遺制先帝爲太子冊慶壽宮還政書皆宣叙明旹人以謂協濟大事有翰墨之功焉又記寶文閣奉詔為髙衛王康王碑發明天子所以崇事聖母之意天子嘉之公榮遇最久諸臣無以爲比而謙儉慎默未甞有過有毀者率弗驗其後眷待愈隆御史欲誣其子仲端以事公固請窮治已而不挂一毫言者服罪英宗嘗召對藥珠殿設紫

花墩命坐翊日賜盤龍金盆以示恩意先帝拓熈河賜之玉帶前後加勲至極品元豐二年增授功臣號率同列辭上曰功臣自唐中葉以寵從行軍士非古也因詔罷功臣公自奉甚約而厚於昆弟然於親屬終不敢私援薦不知者至或怨之子仲脩以學登進士第今為祕書省著作佐郎仲端承事郎籍田令仲嶷承奉郎仲琓仲煜承事郎女長適鄆州教授李格非早卒次適前權太常博士閭丘顥次許嫁前進士鄭居中並封蓬萊縣

君次尚幼孫男三人昭承奉郎次晏次晟公享年六十七文集一百卷夫人鄭氏奉國軍節度使戩之女今舉以祔銘曰

自公五世　居蜀成都　高祖逮祖　食吏躬儒
維考漢公　始徙家舒　至於太師　幼奮鄉閭
發為文章　璣貝瓊琚　翰林是職　相府是居
事業煌煌　何其偉與　公意愉夷　公貌虛徐
蹈勤履艱　勇則有餘　文武聖皐　造設新書

學以教士　士衆龜魚　法以練卒　卒勁虎貔
拓洮披夏　聲動穹廬　賛賛厥功　公吁帝俞
聖母神孫　並照天衢　霁褰霧収　六合開除
公於斯時　載持載扶　有巖岱華　視我丕圖
公卧在疾　錫問趯趯　公終考年　澤賁幽墟
嗚呼太師　顯孰公如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卷八